

赶一场色彩斑斓的盛会

□陈亚青

第一次认识栾树，是我刚搬到高层的新家。在阳台上与南山相望，简直能平起平坐了。南山以那深情款款的绿色打底，以四季变幻的褚红淡黄来锦上添花，酷似一幅徐徐转动的画轴，尽收我眼底。

A

当寒风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时，在南山的画屏中，又新添了一簇醒目的黄花。这是什么树？竟把春天里的油菜花，移花接木到枝头上。一时生出探个究竟的冲动，但碍于横亘的县江，再说自己终也不得闲下来，就只能想想作罢了。

不料，过了十天半月，在阳台上俯瞰，这黄色，竟似野火烧不尽、春风吹又生的原上草，在南山北麓、在马路旁、在县江堤上……四面八方，不断地蔓延开来。原来它就是诗经里的“栾栾如兹，其叶湑湑”的栾树，染布、做家具，栾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密切相关。

以后，我隔三五都要在县江边上散步，只为能靠近那戴着黄色盖头的栾树。直到她黄花铺地，谢了“春红”，在树上结出了小灯笼一样的果子。果子没有坚硬的果壳，果皮薄如宣纸，嫩绿的底色中，还渲染上了一层淡粉红，红得如三月里含羞的桃花。吹来一阵风，其中一盏小灯笼，开始轻盈地自由落体，彩色孔明灯一样，煞是迷人。如果说“悄悄是别离的笙箫”，那优雅就是谢幕最美的舞蹈。

也许，是我对“年”情有独钟，县江堤上的几棵银杏树，无论从什么方向看，都很像是立体的“年”字。有的像行书，有的像草体，有的结构简练，一气呵成；有的舒展灵动，流畅自如。大自然真是神奇，用其神来之笔，把人们心中份量很重的一个字，跃然在树上。

印象中的银杏果，就是年的象征和喜庆之物。譬如婚嫁喜事的宴席上，总是少不了它。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，银杏果就常常出现在餐桌上，正是当吃之时。在菜品中，放几颗银杏果，菜的档次就上了一个台阶。像我家中，在春节招待客人的菜肴中，就有一个招牌菜：经霜的大白菜主打，加上配料，如雪白的冬笋片、碧绿的大蒜叶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香干丝提味，七八只银杏果点缀，最后用淀粉勾薄芡。色香味俱全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菜羹，放到了八仙桌中央。这时吸引我们眼光的，已不是猪肉片和笋片，而是樱桃小口一样的银杏了。

没有冰箱的年代，银杏贮藏不易。因此，若是拜年的客人已经全部粉墨登场过了，银杏还有剩余，那我们也算是有额外的口福了。这些口感细腻、软糯甘甜，又有较高药用价值的银杏果，会全部落到我们的腹中。每次见我们抢着吃，父亲就告诫说：银杏虽好，不可贪多，吃多了会麻倒。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，反正一次就只吃三四粒。因此，银杏的味道也始终吊住了我们的胃口。

B

银杏树叶子像一把小折扇，小折扇非常精致，扇子边沿滚了花边，如裙摆褶皱一样，长长的细柄，有序地吊挂在树枝上。秋风一吹，颇有“飒如松起籁，飘似鹤翻空”引秋生手里，藏月入怀中”的意境。颤动不已的银杏叶子，迷了我的眼，我都难以分辨出，到底是秋风侧身穿行，触碰到了银杏树叶，还是银杏树叶轻轻地摇，摇出了秋天里飒飒的风。

前面迎来几棵木槿树，树的根部像稻株一样密集，枝条细长，与人比肩。木槿没有樟树那样有硬朗的腰杆、浑圆的树冠，但又都整齐地往上长着，像是插在一只无形的花瓶中，每枝枝头上，顶着一二朵紫花。

木槿树，我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以前去自留地的高坎路边种满了它。开花时节，成了一道连绵的花墙。但人们各忙各的，都熟视无睹。只有到了七月七那天，木槿树叶变成香饽饽，那堵绿墙面前才会热闹起来。

我也因为这木槿树叶，为自己解过一次馋。那天，采摘木槿树叶的人络绎不绝，刚来过阿巧，又来了阿红。口袋里塞得鼓鼓的，粗心的阿红，沿路总会掉几片。有次我故意与她说，“阿红，我在田埂上捡到了一样你的好东西，猜着了还你，猜不到归我！”因瞅准了时间与地点，阿红确信无疑。于是她搜肠刮肚，托着腮帮子，一双丹凤眼瞪得圆圆的，看着我，想从我的脸上发现答案。实在想不出来，就乱猜一通：“橡皮？铅笔卷？”我扭头就走，嘴里嘀咕：“有言在先，算我了。”阿红只好从衣袋里摸出两粒油皮花生给我。我为略施小计得手而捧腹，阿红却说：“好吃吧？这两粒我本来就是留给你吃的。”逝去的童年中，说不尽有多少的童真与童趣。友谊，就在这样略带瑕疵的情节中升温。

奶奶把木槿叶子捣汁，捣鼓出了黏唧唧的液体，用它给我来洗头。洗后的头发特别清爽，乌溜滑须，乌黑发亮。头发蓬松得无法扎成两根小辫子，奶奶就又敷上用刨花浸的水，把我的头发弄得湿答答的，自然也服帖多了。

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香气，我闻到了桂花香。有五六棵桂花树就在我面前，淡黄色的花朵簇拥着。桂花不像木芙蓉花那样，凌空张扬地盛开，似乎要与牡丹花媲美；也不像全身金黄的金枝槐那样，婀娜多姿，招摇在堤上。桂花树低调又沉稳，我凑近了桂花树，倒吸着空气。桂花沁人心脾，甜丝丝的，甜得我很想张嘴吃上一口桂花糕、桂花糯米藕、桂花汤圆、桂花酒酿圆子……

C

桂花已经开始边开边谢落了，迟暮了的桂花都已变了颜色，可惜了。“这是新收的桂花，你身体寒冷，平时泡点水喝，祛寒很见效的！”以前老屋旁边，也有一棵桂花树。每到仲秋的时候回家，母亲总会递过来一只擦得锃亮的瓶子，里面装满了细细的干桂花。母亲收桂花有自己的方法，当桂花树飘飞第一朵桂花时，母亲就在树下布置好一块干净的尼龙布，然后像牵手一样，来回拉扯桂花枝，桂花树就下起了桂花雨。桂花是娇气的，过筛，滤去杂质，用手轻轻地拣去叶子、梗子，用水缓缓地冲洗灰尘，纱布轻柔地吸去水分。不能暴晒，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风干。干桂花用开水泡一刻钟，桂花就在开水中舒展开来，像是给了它一方舞台，跳一支芭蕾舞，桂花又绽放出她在树上时笑逐颜开的容貌，看着都是一种享受。于是，整个秋季，我都沉浸在母亲带给我的温馨里。

并列三棵梧桐树，比三层楼房还要高。独木成林，每一株都能一树遮天，连机灵的鸟儿们，都误以为自己找到了能栖息过夜的一片树林子。有几对喜鹊，灰尾巴长着白色的花斑，拖在身后，飞起来像是一只纸飞机。我在树底下张望，细数着，一只两只三只……一只尾随着一只，出双入对，形影不离。

想起以前隔壁阿婆的故事来，她常说一句话：“树上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那年也是秋天，她儿子刚娶媳妇过门，不知道谁好事，把这话传到了她新媳妇的耳朵里。媳妇笑着学给她丈夫听，丈夫是孝子，之后，他就三日两头去看他娘。一天，媳妇不见了，急得儿子没了辙。媳妇娘家在慈溪，路途遥远，那时又没手机，又无汽车。阿婆说，快去你丈人家看看。儿子心里也焦急，但嘴里却说：“娘，你不用担心，她会回来的。”果然，隔了一天，媳妇右肩搭着一件新棉袄，双手捧着一套崭新的棉花被，声音脆脆地说：“娘，这个秋天比以往冷，我们那里棉花好，你备着吧。”“热，真热！”把阿婆乐得合不拢嘴。以后她就改了这句口上挂着的话：“树上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更爱娘。”媳妇孝敬阿婆，在我们那里，就这样传为佳话了。

梧桐树上的喜鹊正亲昵着，用它们的尖喙，你帮我理理背，我替你剔剔颈。有的还在对视着婉转啁啾，互唱情歌。我在空旷的树下，成了它们唯一的观众和听众。这会儿，它们旁若无人，似开秋季专场演唱会那样热闹，用它们天生的金嗓子，歌唱得如行云流水。这里是鸟儿的天堂，它们俨然已是这个林子的主人了。

秋天，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季节；秋天，还能俯拾许多光阴里的故事。去赶一场深秋的盛会吧，趁现在正是时候。



李海波 配图

三江月 / 乐活

责编李青 审读邱立波
2024年12月16日 星期一
美编徐晴

